

鄭板橋全集

歸葉
石印



衡情十首

叔樵鄭燮著



楓葉蘆花並客舟
烟波江上使人愁
勸君更盡一杯酒
昨日少年今白頭
自家叔樵道人
是也我先世元和公
流落人間教歌度曲
我如今也譜得道
情十首無非喚醒
癡靜銷

除煩惱每到山青水綠之處
聊以自遣自誇若遇爭名奪
利之場正好覺人覺世這正是
風深世業措大生涯不免將事
請教諸公以當一笑

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
扁舟未往無牽絆沙鷗點點輕
波遠嶽港蕭蕭白晝寒高歌

一曲斜陽晚一霎時波搖金影暮
抬頭月上東山

老樵夫自斫柴細青杉夾綠槐茫
茫野草穠山外豐碑是處成荒
塚華表千尋臥碧甃墳前石馬
磨刀壞倒不如閒錢沽酒醉醺
醺山徑歸車
老頭陀古廟中自燒香自打鐘

兔葵燕麥閒齋供
山所破落無
關鎖斜日蒼黃有亂松
秋星閃
燦頽垣縫黑漆
蒲團打坐夜燒
茶爐火通紅

水田衣老道人背葫蘆
戴袂巾
梭鞅布襪相厮和
脩琴膏藥
般、會捉鬼拏妖付、能白雲
紅葉歸山徑
聞說道懸岩結屋

却教人何處相尋

老書生白屋中說黃雲道古風許
多後輩高科中
所前僕從雄如虎
陌上旌旗去似龍
一朝勢落成春
夢
傷不如蓬戶僻巷教幾個
小小蒙童

儘風深小乞兒數蓮蓉
唱以枝
千所打鼓沿街市
橋過日出猶

酣睡山如針陽已早歸殘杯冷
炙饒滋味醉倒在迴廊古廟一
憑他雨打風吹

掩柴扉怕出頭芳面風菊徑秋看
看又是重陽後幾行哀州迷山
郭一片殘陽下酒樓梅鷓點上
蕭蕭柳撮幾句青辭瞎話交
還似錢板歌喉

邈唐虞遠夏殷卷宗周入暴秦爭
 雄七國相兼并文章兩漢空陳迹
 傘粉南朝總瘞塵李唐趙宋慌
 忙盡最可歎龍盤虎踞儘銷磨

燕子春燈

吊龍逢哭比干羲莊周拜老聃
 未央宮裏王孫慘南來惹惹徒
 興謗七尺珊瑚自殘孔明枉作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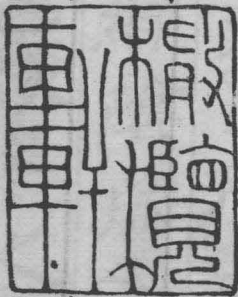
英雄漢早知道茅廬高卧省多
少六出祁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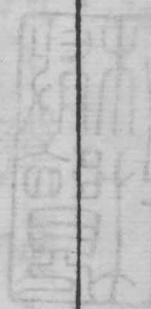
撥琵琶續、彈喚庸愚發言懦
頑四條絃上多哀怨黃沙白草
人跡古成寒雲亂鳥還雲羅慣打
孤飛雁收拾起漁樵事業任從
他風雪關山

風流字世元和老舊曲翻新調扯

碎狀元袍脫却烏紗帽俺唱這
道情兒端山去了

是曲作于雍正七年屢抹屢更
至乾隆八年乃付諸梓刻者司
徒文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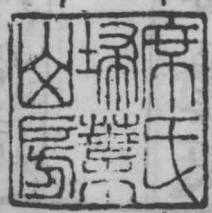
文書

...

...

...

...



板橋題畫

鄭燮克柔甫著

新畬秋田甫校

竹

余家有芗屋二間南面種竹夏日
新篁初放綠陰照人置一小榻其
中甚涼適也秋冬之際取圍屏骨



子斷去兩頭橫安以為窗櫺用勻

薄潔白之紙糊之風和日煖凍蠅

觸窻紙上鼓冬冬似小鼓聲於時一

片竹影零亂豈非天然圖畫乎

凡吾画竹無所師承多得于窻

粉壁日光月影中耳

一節復一節千枝攢萬葉我自不關

花免撩蜂與蝶

昨自西湖爛醉歸
沿山密篠亂牽
衣搖舟已下金沙港
回晉清風在

翠微

江館清秋晨起看
竹烟光日影露氣
皆浮動于踈枝密葉之間
胸中勃遂
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
豈不是眼中

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然變
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總之意在
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灑外者化
機也獨畫云乎哉

文與可畫竹有已成竹鄭板橋畫竹
胸無成竹濃淡疎密短長肥瘦隨手
寫去自爾成局其神理具足也蘓軫

後學何敢妄擬前賢然有成竹無成
竹其實只是一個道理

文与可墨竹詩云擬將一段我鳥溪絹
掃取寒梢万尺長梅道人云我亦有
亭深竹裏也思婦去聽繩聲皆詩
意清絕不獸以畫傳也不獨以畫傳
而画益傳爨既不能詩又不能畫然

亦勉題數語雷停雨止斜陽出一片新
篁旋前翦裁影落碧紗窗子上便拈
豪素寫將來言盡意窮有慚前
哲

與可畫竹曾直不畫竹然觀其書
法罔非竹也瘦而腴秀而拔欹側而首準
繩折轉而多斷續吾師乎吾師乎其吾

竹之清癯雅脫乎書法有行款竹更要行
款書澹有濃淡竹更要濃淡書法
有疎密竹更要疎密此幅奉贈常君西
北西北善畫不畫而以畫之關紐透
入于書燮又以書之關紐透入于畫吾兩
人當相視而笑也與可山谷亦當首肯
徐文長先生畫雪竹純以瘦筆

破筆燥筆斷筆爲之絕不類竹然
後以淡墨水鈎染而出枝間葉上兩非
雪積竹之全體在隱躍間矣今人畫
濃枝大葉畧無破翳處再加渲染則
雪與竹兩不相入成何畫法此亦小匠
心尚不肯刻苦安望其窮微索渺乎
問其故則曰吾輩寫意原不拘于此殊

不知寫意二字誤多少事欺人瞞自己再
不求進皆坐此病必極工而後能寫意非不
工而遂能寫意也

石濤畫竹好野戰畧無紀律而紀律自
在其中變為江君頴長作此大幅極力
仿之橫塗豎抹要自筆一在法中未能
一筆踰于灑外甚矣石公之不可及也功

夫氣候僭差一點不得魯男子云唯柳
下惠則可我則不可將以我之不可學
柳下惠之可余于石公亦云

為無方上人寫竹

春雷一夜打新篁解擗抽梢萬尺長
最嫩白方窗紙破亂穿青影照禪床

一枝竹十五片葉呈七太守

散云少々許勝人多々許努力位繩聲
瑤窻弄風雨

濰縣署中画竹呈李伯也大中丞括

衙齋臥聽蕭々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
小吾轉首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予告歸里畫竹別濰縣紳士民

烏紗擲去不爲官囊橐蕭々兩袖寒

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

竹笋竹

江南鮮笋趁鮒魚爛煮春風三月初分
付厨人休斫盡清光留此照攤書

笋菜沿江二月新家：厨爨剥春筠
此身願劈千絲篾織就湘簾護美人

初返揚州畫竹第一幅

二十年前載酒餅春風倚醉竹鹵亭而今再
種揚州竹依舊淮南一片青

為馬秋玉畫扇

縮寫脩篁小扇中一般落落有清風
東便是行庵竹長向君家學化工

時余客枝上村隔壁即馬氏行庵也

小院茆坐近郭所科頭竟日擁山尊夜

來葉上蕭々而窻外新栽竹數根燦常
以此題畫而非我詩也吾師陸種園先生
好寫此詩而亦非先生之佳也想前賢有此
未考厥姓名耳特注明於此以爲吾
曹攘善之戒

余畫大幅竹好畫水々與竹性相近也少
陵云嬾性從來水竹居又曰暎竹水穿沙此

非明証乎渭川千畝淇泉菜竹西北具狀况
瀟湘雲夢之間洞連青州之外何在非水
伊在非竹也余少時讀書真州之毛家橋
日在竹中間步潮去則溼泥軟沙潮來則
溶溶漾漾水淺沙明綠蔭澄鮮可翫時有
儵魚數十頭自池中溢出游戲于竹根短艸
之間與余樂也未賦一詩心常養之今乃

補之曰風晴日午千林竹野水穿林入林腹
絕無波浪自生紋時有輕儵戲相逐日
影天光暫一開青枝碧葉還遮覆老夫
盡此飲一掬心肺寒僵變成綠展紙揮豪
爲鉅幅十丈長牋三斗墨日短夜長繼以
燭夜半如聞風聲竹聲水聲秋肅

爲黃陵廟女道士畫竹

湘娥夜抱湘雲哭杜宇鷓鴣淚相逐叢篁密
篠遍抽新碎翦春愁滿江綠赤龍賣盡
瀟湘水衡山夜燒連天紫洞庭湖渴芥塵
沙惟有竹枝乾不死竹梢露澹蒼梧君竹根
竹節盤瓠墳巫娥篇入襄王夢不值一錢
為賤雪

蘭

屈宋文章草木高千種蘭譜磬風騷如
何爛賤從人賣十寧街頭論擔挑

此是幽貞一種花不須聞達只烟霞采樵或恐
通來徑更寫高山一片遮

僧白丁畫蘭渾化無痕跡萬里雲南遠莫能
致付之想夢而已聞其作畫不令人見畫畢
微乾用水噴噴其細如霧筆墨之痕因茲化

去彼恐貽譏故閉戶自爲不知吾正以此服其妙
才妙想也口之喫水與筆之蘸水何異亦何非
水墨之妙乎石濤和尚客吾揚州數十年見其
蘭幅極多亦極妙學一半撇一半未嘗全學
非不欲全實不能全亦不全也詩曰十分學
要拋三各有靈苗各自探當面石潭還不學
何能萬里學雲南

余種蘭數十盆三春告莫皆有憔悴思
喘之色因移植于太湖石黃石之窟山之陰石
之縫既已避日又就燥對吾坐亦不惡也來年
忽發箭數十挺然直上香味堅厚而遠又一
季更茂乃知物亦各有本性贈以詩曰蘭
花本是山中草還向山中種此花塵世絲
植盆盍不如留與伴烟霞又云山中蘭少

如蓬葉暖花酣氣候濃出谷送香非不
遠那能送到俗塵中此假山耳尚如此況真
山乎余畫此幅花皆出葉上極肥而勁蓋山
中之蘭非盆中之蘭也

畫蘭寄呈

紫瓊崖道人

山中覓復尋覓得紅心與素心欲寄一

枝嗟遠道露寒香冷到如今

破盆蘭花

春雨春風洗妙顏
一鱗瓊島到人閒
而今究竟無知己
打破烏盆更入山

半盆蘭蕊

盆是半葦花是半
含不采蕪洩不
畏凋殘

半開未開之蘭

山上蘭花向曉開
山腰乳箭尚含胎
畫工刻意教停蓄
何苦東風好作媒

盆蘭

春香蘭未了
夏蘭開萬事
催人莫要歎
麝盡榮枯是
盆盎幾回
拔去幾回栽

畫盆蘭送范縣楊典史謝病歸杭州題曰
蘭花不合到山東
誰識幽芳動遠空
畫

个盆兒載回去。栽他南北兩高峰。後被
好事者攬去。楊甚愠之。又十餘年。余過
杭。而楊公已下世久矣。其子孫述故乞更画
一幅補之。既題前作。又繫一詩曰。相思無
計託花魂。飄入西湖叩墓門。爲徭老
夫重展筆。依然蘭子又蘭孫。

折枝蘭

多畫春風不值錢一枝青玉半枝妍山中
旭日林中鳥啣出相思二月天

嶠壁蘭

峭壁一千尺蘭花在空中碧下有采樵
人伸手折不得

畫盆蘭送大中丞孫文予告歸鄉

諱
字子未號峩山

宿草栽培數十年根深葉老倍鮮妍而
今歸到山中去滿眼名葩是後賢此雍正
三年事也後十三年過德州公年八十二
子孫曾林立并見元孫復出是圖索題又
書二十八字載得盆蘭返故鄉 天家雨露
鬱蒼蒼今朝滿把蘭芽茁又喜山中氣候長
盡盆蘭勸無方上人南歸

萬里關河異暑寒
紛紛灌溉反摧殘
不如
歸去匡廬阜
分付諸花莫出山

為侶松上人
畫荆棘蘭花

不容荆棘不成蘭
外道天魔冷眼看
門徑有芳還有穢
始知佛法浩漫漫

折枝蘭

曉風含露不曾乾
誰插晶筍一箭蘭
好

似楊妃新浴罷薄羅裳繫怯君看

叢茅棘刺函

東坡畫巖長帶荆棘見君子能容小人也
吾謂荆棘不當盡以小人目之如國之爪牙

王之虎臣自不可廢業在深山已無塵
驅之擾而鼠將食之鹿將頰齒之豕將豕之
熊虎豺麋兔狐之屬將嚙齒之又有樵人

拔之割之若得棘刺爲之護撼其害斯遠
矣秦築長城秦之棘籬也漢有韓彭吳
漢之棘衛也二人既誅漢高過沛遂有
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慨然則蒺藜鐵淺角
鹿角棘刺之設安可少哉予畫此幅上山
下皆柔棘如參而蘭得十之六棘亦居十
之四畫畢而歎蓋不勝幽并十六州之

痛南北宋之悲耳以無棘刺故也

為婁真人畫蘭

銀鳥金猊暖碧紗
瑤臺硯墨帶烟霞
一揮滿幅蘭芽茁
當得君家項刻花

石

宋元章論石曰瘦曰縞曰漏曰透可

謂畫石之妙矣東坡又曰石文而醜一醜
字則石之千態萬狀皆從此出彼元章但
知好之爲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
東坡胸次其造化之爐冶乎熨畫此若
醜石也醜而雄醜而秀弟子朱青雷索
予畫不得即以是寄之青雷袖中倘有
元章之石當棄弗顧矣

何以謂之文章 謂其炳々耀々皆成文也 謂
其規矩尺度皆成章也 不文不章 雖句是
題 直是一段說話 何以取勝 畫石亦然 有橫塊
有豎塊 有方塊 有圓塊 有欹斜側塊 何以
入人之目 畢竟有皴法 以見層次 有空白 以見
平整 空白之外 又皴 然後大包小 小包大 構
成全局 尤在用筆 用墨 用水之妙 所謂塊

元氣結而石成矣。看山李鐵君先生文章
妙天下。余未有以學之。寫之。石奉寄一
細皴一亂皴。不知髮鬚公文之似否。看山古
道不肯作甘言。媚世當必有以教我。

今日畫石三幅。一幅寄膠州高鳳翰。西園
氏一幅。寄燕京圖清格。牧山氏一幅。寄江南
李鱣。後堂氏三人者。予石友也。昔人謂石

可轉而心不可轉、試問畫中之石尚可轉
乎千里寄畫吾之心與石俱往矣是日在
朝城縣畫畢尚有餘墨遂塗于縣壁作
卧石一塊朝城訟簡刑輕有卧而理之妙故
寫此以示意三君子聞之亦知吾爲吏之
樂不苦也

昔人畫柱石圖皆居中正面竊獨以爲不

然國之柱石如公孤保傅雖位極人臣無居正
當陽之理今特作為偏側之勢且擊以詩
曰一卷柱石欲擎天體自尊崇勢自偏
却似武鄉侯氣象側身謹慎幾多年

老骨蒼寒起厚坤巍然直擬泰山尊
千秋縱有秦皇帝不敢鞭他下海門

頑然一塊石卧此苔階碧雨踏亦不知霜雪

亦不識園林幾盛衰花樹幾更易但問石先生先生俱記得

蘭竹石

介於石臭如蘭堅多節皆易之理也君子以之

復坐李鱗老畫師也為蔣南沙寫鏡額弟子花卉翎羽蟲魚皆絕妙尤工蘭

竹然燦畫蘭竹絕不與之同道後坐喜
曰是能自立門戶者今年七十蘭竹益
進惜後坐不再不復有商量畫事之
人也

靳秋田索畫

終日作字作畫不似休息便要罵人三
日不動筆又想一幅帑來以舒其沈悶

之氣此亦吾曹之賤相也今日晨起無
事掃地焚香烹茶洗硯而故人
希忽至欣然命筆作數箭蘭數
竿竹數塊石頭有灑然清脫之趣
其得時得筆之候乎索我畫偏不
畫不索我畫偏要畫極是不可解處
然解人于此但笑而聽之

三間茅屋十里香風窻裏幽蘭窗外
脩竹此是何等雅趣而安享之人不知
也懵々懂々沒々墨々絶不知樂在何處
惟勞苦貧病之人忽得十日五日之暇閉
柴扉掃竹徑對芳巖啜苦茗時有微風
細雨潤澤于踈籬仄徑之間俗客不來
良朋輒至亦適々然自驚爲此日之難得

也凡吾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
勞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石澀善畫蓋有萬種蘭竹其餘事也
板橋專畫蘭竹五十餘年不畫他物彼務
博我務專安見專之不如博乎石澀畫
灑千變萬化離奇蒼古而又能細香安貼
比之八大山人殆有過之無不及處狀八大名滿

天下石濤名不出吾揚州何哉八大純用減
筆而石濤微背耳且八大無二名人易記
識石濤弘濟又曰清湘道人又曰苦瓜和尚
又曰大滌子又曰瞎尊者別號太多翻成
攪亂八大只是八大板橋亦是板橋吾不
能從石公矣

鄭所南陳古白兩先生善畫蘭竹燮未嘗

學之徐文長高且園兩先生不甚盡蘊行
而熨時、學之弗輟蓋師其意不在迹象
間也文長且園才橫而筆豪而熨亦有倔
強不馴之氣所以不謀而合彼陳鄭二公仙
肌仙骨藐姑冰雪熨何足以學之哉昔人
學草書入神或觀蛇鬪或觀夏雲得箇
入處或觀公主與擔夫爭道或觀公孫大娘

舞西河劍器夫豈取草書成格而規倣
法者精神專一奮苦數十年神將相之鬼
將告之人將啟之物將焚之不奮苦而求
速效只落得少日浮誇老來窘隘而已

題畫竹石調寄一萸梅

幾枝脩竹幾枝蘭不畏春殘不怕秋寒飄
遠在碧峯雲端雲裏湘山夢裏巫山畫

工老興未全刪筆也清洵墨也瀾斑借君
莫作畫圖看文裏機閑字裡機關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三日予作一桌會八人同
席各攜百錢以為永日歡座中三老人五少年
白門程綿莊七閩黃瘦瓢與燮為三老人
徒李御蘿邨王文治夢樓燕京于文瀆石
鄉全椒金北燕棕亭杭州張賓鶴仲謀為

五少年午後濟南朱文震青霑又至遂為
九人會因畫九畹蘭花以紀其盛詩曰天上
文星與酒星一時歡聚竹西亭何妨芍藥
誇金帶自是千秋九畹青座上以綿苴為
最長故奉上程先生携去

韜光庵為松岳上人作畫

天陰作圖畫紙墨俱潤澤更愛嫩晴

天窠參三五筆

元日畫蘭竹遠寄郭芸亭萬水千
山外知余老更青

綴玉含珠幾箭蘭新篁葉翠翠琅
玕老夫本是瓊林客只畫春風不畫
寒

羸蘭羸竹羸石與汪希林

掀天揭地之文震電驚雷之字呵福
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原不在
常眼孔中也未畫以前不立一格既
畫以後不立一格

畫鞠與其官留別

進又無能退又難宦途踟躕不堪看
吾家頗有東籬鞠婦去秋風而歲寒

竹石

咬定青山不放鬆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萬擊還堅勁
任爾東西南北風

四竿竹

一竿瘦兩竿夠
三竿湊四竿救

籬竹

一片綠蔭如洗護
竹何勞荆杞仍

將竹作芭籬求人不如求己

出紙一竿

畫工何事好籬竒一幹掀天去不知
若使循牆下立拂雲擎日待何時

竹石

十笏茆齋一方天井脩竹數竿石筍
數尺其地無多其費亦無多也而風中

雨中有聲 日中月中有影 詩中酒
中有情 閒中悶 中有伴 非唯我愛竹石
即竹石亦愛我也 彼千金萬金造園亭
或遊宦四方 終其身不能歸 享而吾輩
欲遊名山大川 又一時不得 即往何如一室
小景有情有味 歷久彌新 手對此畫 搆
此境何難 欽之則退 藏于密 亦復放

之可彌六合也

一筆石

西江萬先生名介能作一筆石而石之
凹凸淺深曲折肥瘦無不畢具八大山人之
高弟子為變偶一學之一晨得十二幅
何其易乎然運筆之妙却在平時打點
閒中試弄非可率意為也石中亦須作

木杓是書
數筆皴或在石頭或在石腰或在石足

八畹蘭

九畹菊花江上田寫來八畹未成全
冊間萬事何時足留取栽培待後

賢

作畫不為力則足散于空亦復放

家書



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叙求之王公
大人既以借光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
至含譏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
如不叙為得也笑篇家信原莫不乃文
章有此好處大家看之如無好家糊窗
糊壁覆甌覆盞而已何以叙的

鄭燮自題

板橋
已巳



十六通家書小引

司徒文膏刻



與舍弟書十六通

興化鄭燮板橋氏著

雍正十一年杭州韜光庵中寄舍

弟墨

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為臧獲為婢妾為輿臺皂隸窮窘迫逼無可奈何非其數十代以前即自臧獲婢妾輿臺

阜隸未也一旦奮發有為精勤不
倦有及身而富貴者矣有及其子
孫而富貴者矣王侯將相豈有種
乎而一二失路名家落鬼曹借
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輒曰彼何
人也反在霄漢我何人也反在泥塗
天道不可憑人事不可問嗟乎不
知此心所謂天道人事也天道福

善禍淫彼善而富貴尔淫而貧賤
理也庸何傷天道循環倚伏彼祖
宗貧賤今當富貴尔祖宗富貴今
當貧賤理也又何傷天道如此人事
即在其中矣愚兄為秀才時檢家
中舊書箴得前代家奴契券即
於燈下焚去并不返諸其人恐明與
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忍自我

用人從不書券合則留不合則去何
苦存此一命使吾後世子孫借為口實
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為人處
即是為己處若事事預留把柄使入
其網羅無能逃脫其窮愈速其禍
即來其子孫即有不可問之事不可
測之憂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曾
打算得別人一點直是算盡自家

耳可哀可歎吾弟識之

焦山讀書寄四弟墨

僧人徧滿天下不是西域送來的即
吾中國之父兄子弟窮而無歸入而
難返者也削去頭髮便是他留起頭
髮還是我怒眉瞋目叱為異端而深
惡痛絕之亦覺太過佛自周昭王時
下生迄於滅度足跡未嘗履中國土

後八百年而有漢明帝說謊說夢
惹出這場事未佛實不聞不曉
今不責明帝而齊聲罵佛、何辜
乎況自昌黎闢佛以來孔道大明佛
焰漸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經四子之
書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
時而猶言闢佛亦如同嚼蠟而已尚
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婪勢利無

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
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
秀才罵和尚和上亦罵秀才語云各
人自掃階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
老弟以為然否偶有所觸書以寄
汝并示無方師一笑也

儀真縣江村茶社寄舍弟

江雨初晴宿烟收盡林花碧柳皆洗

沐以待朝暎而又嬌鳥喚人微風疊
浪吳楚諸山青葱明秀幾欲渡江
而來此時坐水閣上烹龍鳳茶燒夾
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
是人間仙境也嗟乎為文者不當如
是乎一種新鮮秀活之氣宜塲屋
利科名即其人富貴福澤享用
自從容無棘刺王逸少虞卅南書字

字謦逸二公皆高年厚福詩人李白
仙品也王維貴品也杜牧雋品也維牧皆
得大名歸老輞川樊川車馬之客日造
門下維之弟有縉牧之子有荀鶴又復
表之後人惟太白長流夜郎然其走馬
上金鑾御手調羞美貴妃侍硯與崔宗
之著宮錦袍游遨江上望之如神仙過揚
州未匝月用朝廷金錢三十六萬凡失路

名流落魄公子皆厚贈之此其際遇何
如哉正不得以夜郎為太白病先朝董
思白我朝韓慕廬皆以鮮秀之筆作
為制藝取重當時思翁猶是慶曆規
模慕廬則一掃從前橫斜踈放愈不整
齊愈覺妍妙二公並以大宗伯歸老
於家享江山兒女之樂方百川靈臯兩先
生出慕廬門下學其文而精思剡酷

過之然一片怨詞滿紙悽調百川早世靈臯
晚達其崎嶇也難六至矣皆其文之所必
致也吾弟為文須想春江之妙境挹先
輩之美詞令人悅心娛目自尔利科名厚
福澤或曰吾子論文常曰生辣曰古奧曰雕
竒曰澹遠何忽作此秀媚語余曰論文公
道也訓子弟私情也豈有子弟而不顧其富
貴壽考者乎故韓非商鞅晁錯之文非不

刻削吾不願子弟學之也褚河南歐陽率
更之書非不孤峭吾不願子孫學之也郊
寒島瘦長吉鬼語詩非不妙吾不願子孫
學之也私也非公也是日許生既白買舟繫
閣下遊看江景并遊一戲港書罷登舟
而去

焦山別峰庵雨中無事書寄舍
弟墨

秦始皇燒書孔子亦燒書刪書斷自唐
虞則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燒之矣詩三
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則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
亦得而燒之矣孔子燒其可燒故灰滅無所
復存而存者為經身尊道隆為天下後
世法始皇虎狼其心蜂虿其性燒經滅
聖欲剗天眼而濁人心故身死宗止國滅而
遺經復出始皇之燒正不如孔子之燒也自漢

以來求書著書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晉而
下迄於唐宋著書者數千百家其間風
雲月露之辭悖理傷道之作不可勝數
常恨不得始皇而燒之而抑又不然此等
書不必始皇燒彼將自燒也昔歐陽永叔
讀書秘閣中見數千萬卷皆黻爛不可
收拾又有書目數十卷亦爛去但存數卷
而已視其人名皆不識視其書名皆未見

夫歐公不為不博而書之能藏秘閣者亦必非
無名之子錄目數卷中竟無一人一書識者
此其自焚自滅為何如尚待他人舉火乎近
世所存漢魏晉叢書唐宋叢書津逮秘
書唐類函說郛文獻通考杜佑通典鄭
樵通志之類皆卷冊浩繁不能翻刻數百
年兵火之後十七七八矣劉向說苑新序韓
詩外傳陸賈新語楊雄太玄法言王充論衡

林林家書
莽邕獨斷皆漢儒之孺者也雖有此零
碎道理譬之六經猶蒼蠅聲耳豈得為日
月經天江河行地哉吾弟讀書四書之上有
六經六經之下有左史莊騷賈董策畧諸
書表章韓文杜詩而已只此數書終身讀
不盡終身受用不盡至如二十一史書一代之
事必不可廢然魏收穢書宋子京新唐書
簡而枯脫、宋書冗而雜欲如韓文杜詩

膾炙人口豈可得哉此所謂不燒之燒未怕秦灰
終歸孔炬耳六經之文至矣盡矣而又有至
之至者渾淪磅礴濶大精微却是家常日用
禹貢洪範月令七月流火是也當刻之尋討貫
串一刻離不得張橫渠西銘一篇巍然接六經
而作嗚呼休哉 雍正十三年五月廿四日
哥字

焦山雙峰閣寄舍弟墨

郝家莊有墓田一塊價十二兩先君曾欲買
置因有無主孤墳一座必須剷去先君曰嗟
乎豈有掘人之塚以自立其塚者乎遂去之
但吾家不買必有他人買者此塚仍然不保
吾意欲致書郝表弟問此地下落若未售則
封去十二金買以葬吾夫婦即留此孤墳以
為牛眠一伴刻石示子孫永不廢豈非
先君忠厚之義而又深之乎夫堪輿家言

亦何足信吾輩存心須刻去澆存厚雖有惡
風水必變為善地此理斷可信也後世子孫清明
一塚亦祭此墓卮酒隻雞盂飯紙錢百陌著
為例 雍正十三年六月十日哥、寄

淮安舟中寄舍弟墨

以人為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為可惡而
我亦可惡矣東坡一生覺得世上沒有不好
的人最是他好處愚兄平生漫罵無禮然

人有一才一技之長一行一言之美未嘗不
嘖、稱道橐中數千金隨手散盡愛
人故也至于缺阨歎危之處亦往、得人之
力好罵人尤好罵秀才細、想來秀才受
病只是推廓不開他若推廓得開又不
是秀才了且專罵秀才亦是冤屈而今世
上那箇是推廓得開的年老身孤當慎口
過愛人是好處罵人是不好處東坡以此受

病沈叔孺手老弟亦當時、勸我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

刹院寺祖墳是東門一枝大家公共的我
因葬父母無地遂葬其傍得風水力成進士
作宦數年無恙是衆人之富貴福澤我
一人奪之也於心安乎不安乎可憐我東門
人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喫糝糠啜
麥粥奪取荇菜蘊頭蔣角煮之旁貼蕭

麥鍋餅便是美食幼兒女爭吵每一念
及真舍淚欲落也汝持俸錢南歸可
挨家比戶逐一散給南門六家竹橫港
十八家下佃一家派雖遠亦是一脉皆當
有所分惠騏驎小叔祖亦安在無父無母
孤兒邨中人最能欺負宜訪求而慰
之自曾祖父至我兄弟四代親戚有欠
而不相識面者各贈二金以相連續此後

便好來往徐宗于陸白義輩是舊時
同學日夕相徵逐者也猶憶談文古廟
中破廊敗葉颺、至二三鼓不去或又騎
石獅子脊背上論兵起舞縱言天下事
今皆落、未遇亦當分俸以敦風好
凡人于文章學問輒自謂已長科名唾
手而得不知俱是徵俸設我至今不第
又何處叫屈來豈得以此驕倨朋友敦

宗族睦親姻念故交大數既得其餘
隣里鄉黨相賙相恤汝自為之務在
金盡而止愚兄更不必瑣々矣

范縣署中寄舍弟玉第書

吾弟所買宅嚴隘密栗處家最宜
只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
不樂居耳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
步鸚鵡武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

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傍見一
片荒城半隄衰柳斷橋流水破屋
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
可買地一大段他日結茅有在矣吾意

欲築一土廬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
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
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
籍筆墨硯瓦酒董茶具其中為良

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後
住家主屋三間廚屋二間奴子屋一間
共八間俱用艸苦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
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洲樹立
院中高處便見烟水平橋家中宴客
墻外人亦望見燈火尚至汝家百三十
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為恆便或曰此
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

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
麼便拏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
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吾弟
當留心此地為狂兒娛老之資不知可
能遂願否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以第三書

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
夏殷之際僅有三千彼七千者竟何

往矣周武王大封同異姓合前代諸侯
得千八百國彼一千餘國又何往矣其時
強侵弱衆暴寡刀痕箭瘡薰眼破脇
奔竄死亡無地者何可勝道特無孔子
作春秋左邱明為傳記故不傳于世耳
世儒不知謂春秋為極亂之世復何道
而春秋已前皆若渾、噩、蕩、平、殊
甚可笑也太王之賢聖為狄所侵必

至棄國與之而後已天子不能征方伯不能討
則夏殷之季世其搶攘淆亂為何如尚得
謂之蕩平安輯哉至于春秋一書不過因赴告
之文書之以定褒貶左氏乃得依經作傳其時
不赴告而背理壞道亂亡破滅者十倍于左傳
而無所考即如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諸
姬是若干國楚是何年月日如何殄滅他
亦尋不出證據來學者讀春秋經傳以

為極亂而不知其所書尚是十之一千之百也
嗟乎吾輩既不得志于時困守于山椒海麓
之間繡閣遺編為長吟浩歎或喜而歌或
悲而泣誠知書中有書書外有書則心空
明而理圓湛豈復為古人所束縛而略無
張王乎豈復為後世小儒所顛倒迷惑反
失古人真意乎雖無帝王師相之權而
進退百王屏當千古是亦足以豪而樂

矣又如春秋魯國之史也使墮儒為之必自
伯禽起首乃為全書如何沒頭沒腦半
路上從隱公說起殊不知聖人只要明理
範世不必拘牽其簡冊可考者考之不
可考者置之如隱公并不可考便從桓莊
起亦得或曰春秋起自隱公重讓也刪書
斷自唐虞亦重讓也此與兒童之見無異
試問唐虞以前天子那箇是爭來的大率

刪書斷自唐虞唐虞以前茫遠不可信也
春秋起自隱公隱公以前殘缺不可考也
所謂史闕文耳總是讀書要有特識
依樣葫蘆無有是處而特識又不外乎
至情至理歪扭亂竄無有是處

人謂史記以吳太伯為世家第一伯夷
為列傳第一俱重讓國但五帝本紀
以黃帝為第一是戮蚩尤用兵之始

然則又重爭乎後先矛盾不應至是總
之墮儒之言必不可聽學者自出眼孔
自墮脊骨讀書可尔乾隆九年六月
十五日哥字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以第四書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獲穉稼
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後堪為農夫以
沒世矣要須製碓製磨製臼師羅簞

箕製大小掃帚製升斗斛家中婦女
率諸婢妾皆令習舂揄蹂簸之事便
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
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椀炒米
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
貧之具暇日啣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
捧椀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週
身俱煖嗟乎嗟乎吾其長為農夫以

沒世乎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
而士為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
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
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
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不則
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于民
不得志脩身見于世所以又高于農夫一
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

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
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来越
做越壞總沒有箇好結果其不能發達
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來脩
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
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為壞人所累遂令我
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
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

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制器利用賈
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于民大
不便無恠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
而亦不可得也愚乞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
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為主人我稱彼
為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
何賤乎要體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
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七夕

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
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
在天星為最貴天顧重之而人反不重乎
其務本勤民呈象昭々可鑑矣吾邑婦人不
能織紬織布然而主中饋習鍼綫猶不失
為勤謹近日頗有聽鼓兒詞以鬪葉為
戲者風俗蕩軼亟宜戒之吾家業地雖
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

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
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
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
獨何人貧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足乎
或曰世上連阡越陌數百頃有餘者子將
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
事世道盛則一德遵其風俗偷則不同為
惡亦板槁之家法也哥字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

作詩非難命題為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可不慎也少陵詩高絕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題已早據百尺樓上矣通體不能悉舉且就一二言之哀江頭哀王孫傷亡國也新民別無家別垂老別前後出塞諸篇悲戍役也兵車行麗人行亂之始也遠行在所三首慶中興也北征洗兵馬喜復

國望太平也只一用卷閱其題次一種憂國
憂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邱壝關山
勞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題如此其詩有
不痛心入骨者乎至于往來贈答杯酒淋
漓皆一時豪傑有本有用之人故其詩
信當時傳後世而必不可廢放翁詩則
又不然詩最多題最少不過山居村居春日
秋日即事遣興而已豈放翁為詩興少陵

有二道哉蓋安史之變天下土崩郭子儀
李光弼陳元禮王思禮之流精忠勇略冠
絕一時卒復唐之社稷在八哀詩中既略
敘其人而沈兵馬一篇又復總其全數而
贊歎之少陵非苟作也南宋時君父幽囚
棲身杭越其辱與危亦至矣講理學者推
極于豪釐分寸而卒無救時濟變之才在
朝諸大臣皆流連詩酒沉溺湖山不顧國

之大計是尚得為有人乎是尚可辱吾詩歌
而勞吾贈答乎直以山居村居夏日秋自了却
詩債而已且國將亡必多忌躬行桀紂必曰
駕堯舜而軼湯武宋自紹興以來主和議
增歲幣送尊號虛卑朝括民膏戮大
將無惡不作無陋不為百姓莫敢言喘放
翁惡得形諸篇翰以自取戾乎故杜詩之
有人誠有人也陸詩之無人誠無人也杜之

歷陳時事寓諫諍也陸之絕口不言免羅織也雖以放翁詩題與少陵並列矣不可也近世詩家題目非賞花即讌集非喜晤即贈行滿紙人名某軒某園某亭某齋某樓某岩某邨某墅皆市井流俗不堪之子今日纔立別號明日便上詩箋其題如此其詩可知其詩如此其人品又可知吾弟以從事于此可以終歲不作不可以一字告

誇慎題目所以端人品厲風教也若一時無
好題目則論往古告來今樂府舊題
儘有做不盡處盡為之 哥之字

濉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

讀書以過目成誦為能最是不濟事眼
中了之心下匆匆方寸無多往來應接不暇
如看場中美色一眼即過與我何與也千
古過目成誦孰有如孔子者乎讀易至韋編

三絕不知繙閱過幾千百編未微言精
義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
所窮雖生知安行之聖不瘵困勉下學之
功也東坡讀書不用兩編然其在翰林讀
阿房宮賦至四鼓老吏苦之坡灑然不倦
豈以一過即記遂了其事乎惟虞卅而張
睢陽張方平平生書不再讀迄無佳文
且過輒成誦又有無所不誦之陋即如史記

百三十篇中以項羽本紀為最而項羽本紀中
又以鉅鹿之戰鴻門之宴垓下之會為最
反覆誦觀可欣可泣在此數段耳若一部
史記篇篇都讀字字都記豈非沒分曉
鈍漢更有小說家言各種傳奇惡曲
及打油詩詞亦復寓目不忘如破爛厨櫃
臭油壞醬悉貯其中其齷齪亦耐不得

滌縣署中與舍弟墨弟二書

余五十二歲始得一子豈有不愛之理然愛
之必以其道雖嬉戲頑耍務令忠厚悱
惻毋為刻急也平生最不喜籠中養鳥
我圖娛悅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
性以適吾性乎至于髮繫蜻蜒線縛螳螂
為小兒頑具不過一時片刻便摺拉而死
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勞一蟻一蟲皆本陰
陽五行之氣絪縕而出上帝亦心之愛念

而萬物之性人為貴吾輩竟不能體天之
心以為心萬物將何所託命乎蛇虺蜈蚣
豺狼虎豹蟲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
我何得而殺之若必欲盡殺天地又何必
生亦惟驅之使遠避之使不相害而已
蜘蛛結網于人何罪或謂其夜間吮月令人
墻傾壁倒遂擊殺無遺此等說話出于
何經何典而遂以此殘物之命可乎哉可

乎哉我不在家兒子便是你管束要須
長其忠厚之情驅其殘忍之性不得以
為猶子而姑縱惜也家人兒女總是天
地間一般人當一般愛惜不可使吾兒凌
虐他凡魚蔬果餅宜均分散給大家歡
嬉跳躍若吾兒坐食好物令家人子遠
立而望不得一露唇齒其父母見而憐之
無可如何呼之使去豈非割心剜肉乎

夫讀書中舉中進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
要明理作个好人可將此書讀與郭嫂
饒嫂聽使二婦人知愛子之公道在此
不在彼也

書後又一紙

所云不得籠中養鳥而予又未嘗不
愛鳥但養之有道耳欲養鳥莫如
多種樹使遮屋數百株扶疎茂密

為鳥囿鳥家將旦時睡夢初醒尚展
轉在被聽一片啁啾如雲所成池之秦
及披衣而起頰面嗽口啜茗見其揚
翬振彩條徃條來目不暇給固非一
籠一羽之樂而已大率平生樂處欲
以天地為囿江漢為池各適其天
斯為大快比之盆魚籠鳥其鉅細
仁忍何如也

書後又一帛

嘗論堯舜不是一樣堯為最舜次之
人咸驚訝其實有至理焉孔子曰大
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孔子從未嘗以天許人亦未嘗以大許
人惟稱堯不遺餘力意中口中却是
有一無二之象夫兩暘寒燠時若
者天也亦有時狂風淫雨兼旬累月

傷禾敗稼而不可救或赤旱數千
里蝗蝻螟特肆生致草黃而木死而
亦不害其為天之大人既生有麒麟
鳳皇靈芝仙草五穀花實矣而蛇
虎蜂蠆毒蟲藜藿稂莠蕭艾之屬
即與之俱生而並茂而亦不害其為天
之仁堯為天子既已欽明文思光四表而
格上下矣而共工驩兜尚列于朝又有

九載績用弗泐之旣而亦不害其為光
之大渾乎一天也若舜則不然流共工
放驩兜殺三苗殛鯀罪人斯當矣命
伯禹作司空契為司徒稷教稼臯陶
掌刑伯益掌火伯夷典禮后夔典
樂倭工鳩工以及矢戕朱虎熊羆之
屬無不各得其職用人又得矣為君
之道至其家疑無遺憾故曰君哉舜也

又曰舜其大知也夫彰善癉惡者人
道也善惡無所不容納者天道也堯
乎堯乎此其所為天也乎厥後舜之
子孫賓諸陳無一達人後代有齊
國亦無一達人惟田橫之卒五百人從
之斯不愧祖宗風烈非天之薄于大舜
而不予以浚也其道已盡其數已窮更
無從溫而再發耳若堯之後至于

且遠也。秦龍御龍而有中山，劉累至漢
高而光有天下，既二百年矣。而又光武中
興，又二百年矣。而又光武入蜀，以諸葛
為之相，以關張為之將，忠義滿千古。道德
繼賢，聖豈非堯之留餘不盡而後有此
黻洩也哉！夫舜與堯同心同德同聖而
吾為是言者，以為作聖且有太盡之累
則何事而可盡也。留得一分做不到處

便是一分蓄積天道其信然矣且天亦
有過盡之弊天生聖人亦屢矣未嘗
生孔子也及生孔子天地亦氣為之竭
而力為之衰更不復能生聖人天受
其弊而況人乎昨在范縣占進士田種玉
孝廉宋縉言及來淮縣與諸生郭
偉勣談論咸鼓舞震動以為得未曾
有并書以字為弟且藏之匣中待

吾兒少長然後講與他聽与書年々
意互相發明也

淮縣守舍弟墨亦弟三書

富貴人家延師傅教子弟至勤至切
而立學有成者多出於附從貧賤之
家而已之子弟不與焉不數年間變
富貴為貧賤有守人門下者有餓莩
乞丐者或僅守厥家不失溫飽而目不識

丁或百中之一亦有發達者其為文章必不能沈著痛快刻骨鏤心為世所傳誦豈非富貴足以愚人而貧賤足以立志而澹慧乎我雖微官吾兒便是富貴子弟其成其敗吾已置之不論但得附從佳子弟有成亦吾所大願也至于延師傅待同學學不可不慎吾兒六歲年最小其同學長者當稱為某先生次亦稱為某久不

得直呼其名紙筆墨硯吾家所有宜
不時散給諸衆同學每見貧家之子
寡婦之兒求十數錢買川連紙釘做
字簿而十日不得者當察其故而無
意中與之至陰雨不能即歸輒留飯
薄暮以舊鞋與穿而去彼父母之愛
子雖無佳好衣服必製新鞋襪來上
學坐一遭泥濘後製為難矣夫擇師為難

敬師為要擇師不得不審既擇定矣便
當尊之敬之何得復尋其短吾人一涉宦
途即不能自課其子弟其所近師不過一
方之秀未必海內名流或暗笑其非或明
指其誤為師者既不自安而教法不始於
心子弟復持藐忽心而不力于學此最
是受病處不如就師之所長且訓吾子弟
之不逮如必不可從少待來年更請他師

而年內之禮節尊崇必不可廢

又有五言絕句四首小兒順口好讀令吾
兒且讀且唱月下坐門檻上唱與二
太太兩母親叔、嬸娘聽便好編果
子喫也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

新穀醫得眼前瘡宛

却心頭穴

耕田日正午汗澆禾

下土誰和盤中殮粒

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

滿巾遍身羅綺者

是養蠶人

九一窮漢

罪軍纔得放脚眠

蟲猶蝨也

淮縣宰舍弟墨第四書

凡人讀書原掣不定非強達然即不強達
要不可以不讀書主意便掣定也科名不
求學問在我原不是折本的買賣愚兄
而今已發達矣人亦共稱愚兄為善讀書
矣究竟自問胸中擔得出幾卷書來不
過那移借貸改竄添補便尔釣名欺世

人有負于書耳書亦何負于人哉昔有人
問沈近思侍郎如何是救貧的良法沈
曰讀書其人以為迂濶其實不迂濶
也東投西竄費時失業徒喪其品而卒歸于
無濟何如優游書史中不求獲而得力在
眉睫間乎信此言則富貴不信則貧賤亦
在人之有識與有決并有忍耳

淮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

無論時文古文詩歌詞賦皆謂之文章
今人鄙薄時文幾欲逆諸筆墨之外
何太甚也將毋醜其貌而不鑑其深乎
愚謂本朝文章當以方百川制藝
為第一侯朝宗古文次之其他歌詩辭
賦拙東補西拖張拽李皆拾古人之唾餘
不能貫串以無真氣故也百川時文精粹
湛深抽心苗爇與旨繪物態狀人情千

迴百折而卒造乎淺近朝宗古文標新
領異指畫目前絕不受古人羈絏然
語不道氣不深終讓百川一席憶予幼
時行匣中惟徐天池四聲猿方百川制藝
二種讀之數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
相與終馬而己世人讀牡丹亭而不讀四
聲猿何初

文章以沉着痛快為最左史莊騷杜詩

韓文是也間有一二不盡之言言外之意
以少許勝多許者是他一枝一節好處
非六君子本色而世間妮、織小之夫專以
此為能謂文章不可說破不宜道盡
遂訾人為刺不休夫所謂刺不休
者無益之言道三不着兩耳至公若
敷陳帝王之事業歌詠百姓之勤苦
剖晰聖賢之精義描摹英傑之風

猷豈一言兩語所能了事豈言外有
言味外取味者所能事筆而快書乎
吾知其必目昏心亂顛倒拖沓無所措
其手足也王孟詩原有實處不可磨
滅處只因務為修潔到不得李杜沉雄
司空表聖自以為得味外味又下于王孟一
二等至今之小夫不及王孟司空萬一專
以意外言外自文其陋可笑也若絕句詩

小令詞則必以意外言外取勝矣

宵寐匪禎札闥洪庥以此訾人是歐公

正當處然亦有淺易之病逸馬殺犬

于道是歐公簡鍊處然五代史亦有

太簡之病

高密單進士娘曰不是好議古人無非求其至是

寫字作畫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
功天地字養生民而以區區筆墨供人玩好
非俗事而何東坡居士刻以天地萬物為心

以其餘閒作為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詰

趙子昂輩不過唐宋間兩畫師耳試看其

平生詩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間痛癢設以

房杜姚宋在前韓范富歐陽在後而以二子

廁乎其間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何地矣門

館才情游客伎倆只合剪樹枝造亭榭辨古

玩鬪茗茶為掃除吏作頭目而已何足數

哉何足數哉愚先少而無業長而無成老而窮

窘不得已亦借此筆墨為餬口覓食之資其
 實可羞可賤願吾弟發憤自雄勿蹈乃兄
 故轍也古人云諸葛君真名士名士二字是
 諸葛纔當受得起近日寫字作西滿街都
 是名士豈不令諸葛懷羞高人齒冷



及

七



與舍弟書十六通

司徒文膏刻